

风暖石落

寂月皎皎◎著

国殇记

上

国破家亡的前朝皇子与流落民间的当朝公主
本该是死敌的两个人
却纠葛于命运的红线之中
演绎一场凄美绝伦的乱世之恋

实力作家寂月皎皎历经数月精心修改的最新版本

随书附赠：精美签名海报+新增六万字超长番外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【上】风暖
碧落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寂月皎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暖碧落 / 寂月皎皎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229-09632-8

I. ①风… II. ①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4973 号

风暖碧落

FENGNUAN BILUO

寂月皎皎 著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责任编辑：罗玉平

责任校对：刘小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：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：34 字数：645 千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632-8

定价：5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引 子	/1
第一章 点绛唇 章台深处夜流彩	/3
第二章 接贤宾 十年心事十年灯	/12
第三章 桂枝秋 西风红叶汾江冷	/21
第四章 江如练 寒枝拣尽无处栖	/29
第五章 雨霖铃 冷夜空庭奏广陵	/38
第六章 长亭怨 天为垂泪鹃声苦	/47
第七章 女冠子 乾坤清绝若有时	/56
第八章 惜分飞 秋霜肃夜数寒星	/64
第九章 朝天子 似曾相识伊人来	/72

第十章	梧桐影 凤鸣高岗恨幽独	/80
第十一章	迷神引 踟蹰关雎海之隅	/88
第十二章	风入松 谁使二桃杀三士	/97
第十三章	忆旧游 伤心铜雀锁秋风	/106
第十四章	倦寻芳 桃李春风多少年	/115
第十五章	相思令 长夜孤梦意难平	/123
第十六章	腊梅香 轻剖愁意恨难裁	/132
第十七章	凤仙引 共捻青梅说夜长	/140
第十八章	意不尽 梅瘦影孤谁辜负	/149
第十九章	殿前欢 莫道郎心真铁石	/158
第二十章	醉花阴 扁舟系人不系天	/166
第二十一章	独倚楼 胭脂雪瘦熏沉水	/174
第二十二章	露华慢 关山千里问桃李	/183
第二十三章	壶中天 是非成败弹指间	/191
第二十四章	凄凉犯 淝水摧倾战血殷	/199
第二十五章	浪淘沙 兴亡荣枯梦中事	/207
第二十六章	剑气近 落日寒尘伴君行	/215
第二十七章	青衫湿 莫教幽恨埋黄土	/223
第二十八章	误桃源 醉卧花下能几回	/232
第二十九章	梦还凉 莲心深深为谁苦	/241
第三十章	花非花 茧缠自缚啼痕淡	/250
第三十一章	行路难 钿誓钗盟何处觅	/258
第三十二章	恨春宵 清角吹老黄昏路	/266



引子

公元 359 年正月，慕容冲出生。他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燕国帝王慕容暕的幼弟，小名凤凰，极得宠爱，甫一出世，便被封为中山王。和他一同被封王的，还有他的四哥慕容泓，封济北王。

公元 368 年，燕国国势渐衰，燕帝慕容暕为巩固皇权，封年仅十岁的幼弟慕容冲为大司马。

公元 369 年 11 月，有将相之才的皇叔慕容垂受奸臣排挤，投奔秦国，受到秦王苻坚重用，秦国更加强大。

公元 370 年 11 月，秦国丞相王猛率兵攻入燕国国都邺城，燕帝慕容暕率鲜卑族王公以及文武百官出降秦国。慕容皇室及百官子民四万余户，被迁往秦国的关中居住。

同年，前燕帝十四岁的妹妹清河公主、十二岁的胞弟慕容冲，因容貌绝美，被一并充入苻坚后宫，宠冠一时，宫人莫近。民间传出歌谣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

秦相王猛、阳平公苻融担忧秦国鲜卑族势力会因慕容姐弟而更加强大，力谏秦王苻坚将慕容冲放出。

公元 373 年，慕容冲在宫中以变童身份屈辱地生活了近三年，终于得以离开。秦王苻坚因传说中的凤凰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长安城外的阿房城，让慕容冲暂住。

不久，慕容冲被封为平阳太守，在那个三晋名城韬光养晦。他一边示人以弱，一边暗中招兵买马，发誓有生之年，必雪亡国受辱之耻。

公元382年，秦国在先后灭了燕、仇池、凉、代等国后，统一了北方，国力越发强盛，秦王将目光投向了唯一不曾臣服的江东晋国。

朝中大臣因民心未稳，军心思定，极力谏阻；

而被迫投效在秦王麾下的鲜卑族慕容氏、西羌族姚氏，则盼着两国大战，希冀在天下大乱之际，寻找到自己报仇复国的契机。

其中，包括了蛰伏于平阳九年之久的平阳太守慕容冲……



第一章 点绛唇 章台深处夜流彩

秋月流素，章台路远。几处深闺望月倚栏，鸾孤凤单，形影相吊；多少才子把酒谈笑，脱帽醉青楼。

一条香艳红尘街，红妆珠翠，玉蝉金雀，脆而靡的歌声从宝髻花簇间摇曳而出，铮钹乐声，诉不尽的太平盛世，风光旖旎。

雍州最大的青楼，是飘香院；飘香院最美的楼阁，是点绛阁；点绛阁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点绛阁的绛珠姑娘。

传说，一年前东海公符阳奉王命出巡雍州，偶然听到绛珠姑娘的琴声，遂微服前来飘香院，住了十日，待京中再三催促，方才不舍离去，却留下了“一点绛唇如珠，摇落春光无数”的赞誉，从此声名鹊起，成为雍州第一名妓。

点绛阁中，有美人面薄腰纤，对镜理妆。

色若梨花的面庞，敷一点淡淡胭脂，螺子黛细细描摹，勾勒出眉如远山，越发衬出睫下眸如深潭，幽黑如夜。明明是恬静得近乎清冷的容颜，却贴上了金黄色的百合花钿，于眉间竟绽妍媚而妖异的光华。

“碧落姐姐，还只差了唇脂未点。”形容俏丽雅致的红衣女子，将丝绵胭脂呈上。

美人如夜黑眸一转，却是莞尔一笑：“妹妹记住，今天晚上，点绛楼没有云碧落，只有石绛珠！”

红衣女子低头应是。

碧落纤长的青葱五指，接过丝绵胭脂，稳住指尖轻微的颤意，将之卷成细细的一卷，缓缓托起，轻点绛唇。

清婉的妆容，蓦然大亮，似仅唇间一点檀朱，点亮了夜空最明媚耀眼的烟火，璀璨无双。

一点绛唇如珠，摇落春光无数。

红衣女子愕然望着那突然由清妍变得妖艳的女子，明眸闪亮，朱唇颤动，竟也是极美好的形状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迤逦一条淡紫柔丝鸳鸯锦百褶长裙，披一袭绛红金丝团蝶碎花锦衣，深绛色烟雾轻纱披帛轻缓垂下，回眸处，佳人竟如夜雾里裹着的初绽睡莲，朦胧之中，芳华幽妍。

合欢纹的雕花门外，有人略带不耐地催促：“绛珠姑娘，梳妆得怎样了？林大人可等不及了！”

红衣女子望了碧落一眼，娇慵地回答：“我收拾得差不多啦！请林大人进来吧！”

屋外立刻传来急促的低语：“快去请林大人！”

碧落黑眸中有尖锐如冰凌的光彩闪过，她将手摸了摸暗藏于锦衣下的宝剑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妹妹去吧！”

红衣女子点头，绽唇一笑：“姐姐小心！听说这姓林的出身将门，一身武功好得很！”启唇之际，同样的绛唇如珠。

只因，她才是真正的飘香楼名妓——石绛珠。

碧落没有回答，从铜镜中看石绛珠隐入屏风后，才深深呼吸了一下，立起身来，垂手侍立在一侧，努力放松着因紧张而略显僵硬的躯体。

不一会儿，水晶珠帘缭乱晃动，明灭光影里徐徐走来一名富态的中年人，锦缎衣裳一团簇新，映得胖乎乎的圆脸更是神采飞扬，贵气不凡。

碧落松开一直紧攥的拳头，唇边挑起一抹娇俏轻笑，摇曳上前，款款福了一福：“绛珠拜见林大人！”

林大人的骄傲尊贵，在小而精亮的眼睛凝到碧落面庞时，已经烟消云散，庸俗的垂涎之色，瞬间坏了他好容易在美人前树立的威仪和官相。

“绛珠，绛珠，今夜，怎生为我摇落春光无限？”林大人抱住碧落，已迫不及待地将她往榻边推去。

这就是朝中的高官，这就是据传清廉如水两袖清风的林大人？

碧落如夜幽深的眼眸中露出讥嘲笑意，再无半丝不安，声色却是越发地温柔若水：

“林大人，绛珠为您宽衣。”

粉红色描了团蝶双双的帐帷一层层垂下，隔出芙蓉帐内春意无限，再不觉屋外的秋

夜沉沉，秋风正寒。

蓦地，一声闷哼里，有锐物捅破皮囊的嗤声传出。

粉色的帏幔，忽然泛出了殷红，一层层洇染开来，如美人不小心，将染红指甲的凤仙花汁打翻，倾于帏幔之上。

双双团蝶，已成血色，绛红的一团，犹在张着翅膀，似在做着垂死的挣扎。

帐幔再撩开时，那本该在风流旖旎中的女子迅速退出，一边将繁重的绛红锦衣抛开，一边用一块丝帕擦着自己的脸庞，甚至连新涂的唇脂也抹去了。

色若梨花的碧落，不再绛唇如珠。她蹙了眉，厌恶地盯着帐幔上的殷红，将手中宝剑上的鲜血拭去，呼吸有些急促。

石绛珠从屏风后闪出，兴奋地叫道：“碧落姐姐，你除掉他了么？我可以回去了么？我可以离开这里，和你回去见公子了么？”

碧落点一点头，低笑道：“绛珠，你去瞧瞧，那个姓林的有没有断气？我也……怕得很。”

石绛珠应一声，走入帐帏，将手伸向那半裸的横陈尸体，探向鼻尖。

“死了！他死了！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！”石绛珠雀跃着，欢喜得满脸通红，正要回头望向碧落时，背心忽然一冷，一直冷到胸前，如同一团雪水，从血肉中贯穿而过，刹那浸透心肺。

然后，她觉出似有些疼痛。

低了头，一截剑尖，从左胸闪着寒光透出，一滴两滴的鲜血缓缓渗出，落于明蓝的锦衾，似一滴两滴的泪珠。

她张一张嘴，想再叫一声姐姐，想问一声，为什么。

但她终于什么也没能做，随着碧落决绝拔出宝剑，颓然地扑倒在地上。

“没有为什么，绛珠。”碧落蹲下身去，望着倒在林大人身上的石绛珠，脸上再无半丝笑意，眸中也渐蒙上了一层泪光。

她抖动着手，轻轻合上石绛珠半睁着眼睛，吸着鼻子无奈地低叹：“冲哥他也为难，他不敢留你，不能留你呵！”

几臂粗的红烛高照，耀亮着整间屋子，包括死去的人，和飘拂的帐帏。

却耀不亮那女子一身的黑衣。

而她那双如夜的黑眸，正在那跳跃的烛火下，烁着星子样的辉芒，愁意深深。

苻秦建元十八年八月，吏部侍郎林景德遇刺。

负责保护林景德的侍卫，是一等一的剑道高手。他见到了蒙面的凶手离去，却因回身查看林景德情形，错过了追击凶手的最好时机。

他们只记得，那个杀害林景德的凶手，身姿娇小，形若女子，有一双夜一样漆黑的眼睛。

但他们一直不相信，杀害林景德的，会是一名女子。

林景德的身手，在朝中武将中也已排在前列，连宰相王猛在世时，都曾对他的身手大加赞赏……

凉风，冷月。

晚云初收，淡天琉璃。

虽是深秋，园中亦有诸芳竞艳。月色淡淡，绫灯沉沉里，菱荷摇落，紫薇只剩零星碎瓣，倨傲清霜的木芙蓉和菊花却正当时节，粉红紫白，灼灼摇曳于月下。

一个月白衣衫的年轻人，正在满园清芬里悠然抚琴。

素月分辉，在他身上投了一层虚茫的清光，轮廓圆润俊美的面庞，噙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浮于花影月光之中，飘然若仙。

花淡雅，人高洁，连琴声都飘着芬芳秋意。

沿了浑圆卵石铺就的小径，碧落曳着天青色的丝缎长裙，飞快跑来。远远望见那年轻人，她那双如夜黑眸顿时散去淡淡的愁意，顷刻亮如明珠；如梨花柔白的面庞，更泛出了温软的笑意。

年轻人的琴声停了，支颐而笑：“碧落，事情办成了么？”

他那矜持中带了温和亲昵的笑意，看来美好而无害。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眸，宁谧而清澈，却也似蕴了月光般的清冷深邃，却在抿唇一笑时，散淡如云烟，仿若那种清冷到忧伤的眼神，只是不经意间的错觉。

大秦平阳太守慕容冲，本就是容貌秀雅气度高华著称。可惜他平素闲适恬淡，不近女色，枉费了平阳诸家名门闺秀魂牵梦萦，相思无益。

有知道慕容冲根底的好事者，为此也编派了不少很是难听的闲话出来，慕容冲听了，不过一笑置之，从不理会。他身畔的女子，除了侍女，便只有一个云碧落，从长安到阿房，再到平阳，十年相随，不离不弃。

有人说，云碧落是他的妹妹；也有人说，云碧落是他的姬妾；而平阳太守府的下人，

只知尊敬地唤她一声：碧落姑娘。

碧落也不知自己算是慕容冲的什么人，但她知道，慕容冲是她最亲近的人，正如她是慕容冲最亲近的人一般。

提着裙裾，碧落跪坐到慕容冲身畔，将他额前垂下的黑发理到肩后，俏生生地一笑：“一切按冲哥要求办妥。”

“绛珠呢？”慕容冲依旧雍容而慵懒地笑着。

“绛珠……也已除掉。”

那无辜死去女子不解而痛楚的眼神，似在眼前晃动，让碧落面颊上刚浮起的一抹红晕，迅捷褪去，刹那间脸色苍白如月光般，缥缈而无力。

“碧落办事，我向来都很放心。”慕容冲俊秀的容颜上笑意更浓，素白的袍袖缓缓拢过琴轸，目光极是柔和。

碧落听到慕容冲称赞，方才将石绛珠之事丢下，红了脸，偏了头，胡乱撩着七弦琴的丝弦，听着那零乱的嗡嗡琴声，在园中飘来荡去，如洒了一园的缭乱心事。

她依到慕容冲身畔，笑意略有惘然：“冲哥，杀了林景德，真的能帮到你么？”

慕容冲也在笑，眸光映了淡淡月辉，耀出潋滟清亮的光泽：“能。我相信林景德的死，能让苻氏皇族再起风波。我们慢慢等吧！”

“等什么？”

“等天下大乱……”

慕容冲叹息，轻笑，优雅地将手下的琴弦一划，一阵破碎凌乱的嗡声，犹如……

犹如当日燕都邺城被秦军攻破时，那秋风夹着悲泣的呜咽……

等天下大乱……

任何有着这样想法的男子，都该很可怕吧？

但眼前的年轻男子，神情优雅宁谧，举止高贵从容，分明在告诉世人，一切的灾难和血泪，都将与他无关。

仿佛他永远只是十三年前那个，在母后皇兄跟前受尽娇宠的尊贵小皇子，大燕帝国的中山王。

碧落眸中隐隐地晶莹着，唇边却掠过笑意，梨涡深深若醉。她握了慕容冲的手，说道：“我陪你，陪你等那……天下大乱！”

就如十年前，慕容冲将她从污泥中抱起，温柔地陪她一般。

那一年，云碧落八岁，不知是第十一次，还是第十二次从主人那里逃脱，流落街头。乳娘说过，她不该为奴，不该为婢。

她也不甘为奴，不甘为婢。

所以，一次又一次，她逃离着主人，却终于受不了那饿疯了的感觉，从乞丐手中抢夺着风干的馒头，被打得一头栽到路边沟渠中，滚了一身的污泥，却依旧滴着血冲那打她的人瞪着眼，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似蒙尘的珍珠，努力耀着属于她碧落的那种倔强不屈的光芒。

就在那时，碧落看到了慕容冲。

当时还是十五岁少年的慕容冲，穿着衣缘滚了一圈雪白皮毛的素色狐裘，眸如明珠，静静凝立时，宛若美玉雕琢，俊逸得不像真人。

“跟我走吧，我们一起离开……这个污秽的地方。”一身素白裘衣的慕容冲，微含笑意，向满身污泥的碧落伸出了手。

而碧落几乎毫不犹豫，将手交到慕容冲手中，跳上了他的马，脏兮兮的小手，无措地在慕容冲的白衣上留下几只黑黑的手印，又将泪水沾满了他的衣襟。

慕容冲所指的污秽的地方，是指长安，大秦的国都长安。

在人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秦王欢呼时，为这日复一日强大的大秦国骄傲时，这个颀长单薄雍容高贵的少年，却在指斥长安是最污秽的地方。

而他那个八岁的追随者，在长安吃够了苦头碰够了壁的碧落，也毫不犹豫地同意并认定，大秦长安，是天下最污秽的地方。

后来，碧落终于知道，慕容冲原是燕国的中山王，燕帝慕容玮的同胞弟弟。

苻秦建元六年，秦王苻坚派重臣王猛灭了鲜卑族慕容氏统治的燕国，燕帝口衔白璧，向秦王归降称臣。大燕皇室以及文武百官等，共四万余户鲜卑子民，俱被从关东迁入关内，和他们的国主一起臣服秦王的脚下。

曾经纵横草原傲视天下的慕容铁骑，如折翅之鹰，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，甚至不得不献出最尊贵的清河公主和皇弟慕容冲，送入宫中交给秦王苻坚，以换得苻氏的信任，保全归降后的身份地位。

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

昔日大燕皇帝最宠爱的幼弟，襁褓之中受封中山王，十一岁即受封大司马的慕容冲，贴身侍奉着秦王苻坚，引得京中流言四起，更让那些担心鲜卑人因此势力坐大的群臣坐

立不安。

碧落从没有听慕容冲提及过，那将近三年的岁月，他是怎样苦苦地煎熬过来。

但她已不止一次在半夜听到，睡梦中的慕容冲，发出了小兽濒死般的绝望惨叫，可吓得连她远远听着，都觉得心悸到手脚虚软。

当她从相邻的外间冲进去抱住他时，看到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慕容冲。

灰白的面孔，散乱的眼神，无助伸出的双手……

再没有一丝平素的优雅尊贵，从容不迫。

没有人忍心，去追问他更多。

碧落唯一能做的，敢做的，只是将那男子温柔地紧紧拥住，用自己的体温，自己的笑容，去温暖那个潮湿阴冷如从地狱中爬出的身体。

而慕容冲总要颤抖好久之后，才能感觉出碧落的温暖，渐渐平静下来，慢慢恢复他惯常的宁谧安详，柔和微笑着向碧落说着：“哦，吵着你了么？我没事了，快睡去吧！”

平静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唯一的一次，在碧落将安静下来的慕容冲扶了躺下，然后掩门离去时，她听到慕容冲沙哑着嗓子低低说：“碧落，知道么？能在梦里惊醒，并叫出声来，也是一种幸福。”

碧落装作没有听见，自顾离去，却在关上门的一刹那，泪珠断了线般掉落。

她实在不敢去看慕容冲退去笑容后那种一击便破的脆弱。

伴君如伴虎。

即便慕容冲姐弟号称专宠，那种步步为营，如履薄冰的艰辛和痛苦，绝非常人所能想象。

而以皇子之尊，如妇人般被充入苻氏宫闱，对于尊贵骄傲的慕容冲又是怎样濒临崩溃的打击！

并且，求死不得！

慕容氏光在长安的宗室亲人，便有数千人，更别提那些随皇室迁移至京畿附近的数以十万计的故燕子民了。

用最优雅最宁和的含笑面容，面对害自己国破家亡尊严扫地的仇人，绝对不露出一丝不悦，甚至，睡梦之中，也不敢高声喊出自己的痛苦……

相信，他在苻坚面前一定掩饰得够好，以致苻坚后来将他放出宫后，安排他做了颇有实权的平阳太守，例行的赏赐，也远比平级的官员更加丰厚。

而慕容冲，似乎也很知足。

朝中人人都在笑话，秦王宠爱的平阳太守，无心政务，只知品酒弹琴，然后穿着最华贵的衣服，向人展示着最美好无害的优雅笑容，别无所长。

但碧落早就明白，有一种仇恨，隐忍在慕容冲的优雅温和笑容之后，随时准备如炸雷般劈下，毁天灭地。

慕容冲遇到碧落的那一天，正是秦王苻坚在宰相王猛切谏下，将慕容冲从宫中放出之日。

王猛是秦王苻坚最倚重的股肱重臣，也是数十年来最能干的宰辅之才，苻坚待他，比当年刘玄德待诸葛亮孔明还要敬重几分。他也不负重托，大秦的今日辉煌，大半是他当年苦心经营之功。

好在王猛在慕容冲赴任平阳太守两年后便去世了，苻坚祷遍神灵，大赦天下，也没能挽回他的性命。

慕容氏一直为之庆幸。

王猛极力反对秦王重用鲜卑慕容和西羌姚氏，他一死了，慕容氏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因顾虑着秦王苻坚的风评，也担心慕容氏因慕容冲而更受重用，王猛一力谏请苻坚放出了慕容冲。否则，慕容冲的秦宫生涯也不知会拖到哪年哪月。

那一日，慕容冲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待了近三年的王宫，如同离开一团肮脏的泥沼，并救出了在另一团泥沼之中挣扎的碧落。

他是弱者，但他总算有能力救下更弱小的碧落。

从那一日起，他们彼此相依，不管是暂居长满梧桐翠竹的阿房城，还是奉王命前来平阳任太守。

“大燕铁骑，终有一日，会席卷三辅，血洗长安，涤我一族之耻，涤我慕容冲之耻。”

在黑暗之中，慕容冲曾指剑而誓，一遍遍地告诉碧落，他要报仇。

属于草原雄鹰的骄傲和不屈，在鲜卑氏的皇族血统中，从不曾陨落。

有一种耻辱，将注定会用鲜血去清洗。

不管是多少人的鲜血！

“对，大燕铁骑，会回复昔日的风采，席卷三辅，血洗长安，为大燕和冲哥雪耻！”同样地，一次又一次，碧落握着慕容冲的手，这样回答着他：“碧落会与冲哥一起，将秦宫踩于脚下！”

她的笑容明媚如春花，晶莹透彻，连漆黑的眸，也亮如明珠，只盼慕容冲能为此略



感安慰，不再纠缠在曾经的噩梦之中。

果然，每一次，慕容冲都会温和轻笑，只是目光却一次比一次遥远冷淡，让人辨不清，那笑容里，有多少的嘲讽，又有多少的自嘲！

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秦国，亡了国的慕容氏，凭什么去将秦宫踩于脚下？

碧落不知道，而慕容冲，他知道么？



第二章 接贤宾 十年心事十年灯

这一年，正是东晋太元七年，苻秦建元十八年。

四十七岁的秦王苻坚先后灭了燕国、凉国、代国，击匈奴，定西域，除了偏安江南的东晋，北方领土，已尽属大秦。

八月，秦王得密报，雍州刺史王皮私铸兵器，似有异心，遂派吏部侍郎林景德，借察访雍州政务之时暗访。数日后，林景德于飘香楼名妓石绛珠的香闺之中遇刺，顿时引起朝野震动。

秦王苻坚遣第三子平原公苻暉，即刻前往雍州彻查此事。未至雍州，便遭到他的堂兄、东海公苻阳联合了王皮起兵围截；苻暉早有准备，在雍州城外与苻阳军激战，将为首苻阳、王皮等人一举成擒，押往廷尉治罪。

一场苻氏内部的谋反，就此以失败告终。

消息传到平阳太守府时，碧落正半倚在竹榻上，与慕容冲下着围棋，闻着此事，她的手有些抖，一粒白子从指缝间掉落，滴溜溜在地上转着。

慕容冲自然希望闹得越大越好，可如今，苻暉几乎是轻而易举地将苻阳活捉，根本没让他构成任何威胁，更难造成理想中秦国大乱的局面了。

可慕容冲依旧很安详。他不慌不忙地在棋盘上下了一子，淡淡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倘若听着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，他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，依旧优雅宁和。碧落捕捉了很久，才依稀感觉，慕容冲的眸底深处，似暗了一暗，有着一瞬间的空茫和悲哀。那一瞬间，他的眼眸，如同他手中那僵冷的精磨黑色棋子，光洁明亮，却没有神采。